

纪录

圈在村子里的能人是一只鹰

孙克艳



在老家的乡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们,有很多是文盲或者半文盲。但就是这些“斗大的字,识不了三箩筐”的农民,却出了不少能人。木匠老大成,就是一位。

老大成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巧木匠,虽然不认得几个字,却心灵手巧,又肯下功夫琢磨,做的家具结实耐用,还精致灵巧,不像有的活儿,虽也实用,却粗笨得很,看起来呆头呆脑的,不招人待见。

我见过不少老大成做好的家具,床、桌子、柜子、窗棂……样式新奇精巧,鲜少一模一样

的复制,哪怕是在细微的地方,花的心思也不少,很多成品是不忍移目的艺术品,一板一眼,一斧一凿,都凝聚着他的心力。

老大成越来越有口碑,但一生只招了一个徒弟,他的侄儿杰子。他说过的,没几个人能受得了他的苛刻。

杰子做的第一件家具,是姐出嫁的梳妆台。杰子费尽心思,却做得七扭八歪,被老大成扫了一眼,就拎起斧头砸了。

砸梳妆台前,老大成训斥杰子说:“好木材到你手里都白瞎了,树看了都要哭,木材都要躲着你!你姐若是带这样的嫁妆去婆家,得别扭一辈子!”杰子羞愧不已,脸涨得通红。

那以后,杰子变了,打起十二分的精神,不像之前应付偷懒,老大成也把一身的本事,全都传给了杰子。

几年后,杰子出师,成了一个地道的木匠。后来,他还收了徒弟,做了包工头,家具生意很是红火。多少年后,杰子总对别人说:“没有我叔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别人教徒弟,都想留几招,我叔是恨不得把自己会的全教给我。”

那时候,我爹也是木匠,只要一得空,就跑去老大成那里。除了实在敬佩他的手艺,我爹还佩服他别的能处,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着老

大成的各种能处:哪个家具怎么做得巧了,谁家的官司让老大成断清了,他又讲了个什么好故事了……用今天的话说,我爹就是老大成的铁粉和迷弟。

特别是冬天,地里没什么庄稼活,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,很多汉子都喜欢走半个庄子,跑到老大成那里。大家一边烤火,一边吞云吐雾,听着老大成侃侃而谈。坐在上首的老大成,就像站在舞台中央,表演单口相声或者说评书的艺术家。我爹就常说,那样的日子,在他眼里,就是神仙日子。

这个在家抓把花生,那个带几个红薯,放在火盆里烤起来,管饱不可能,塞个牙缝却没的说。每个冬天,老大成家里都异常热闹,人来人往,宛如闹市。外面是冰天雪地,屋子里温暖如春,欢笑沸腾。

并不识得几个字的老大成,记忆力超强。多年前的事,听过的故事,他都能绘声绘色地重述,简直就是个录音机。就连单田芳的评书,但凡听过一遍,就能记个八九成。等到他复述的时候,再加上别具特色的腔调和语气,以及只有本地人才能体会的方言和语气词,稍加创作,那叫一个惟妙惟肖,那叫一个绝。在座的众人常常欢喜得拍大腿,笑得前仰后合。用我爹的话说,那人就是单田芳第二。

有趣的故事,奇幻的传说,惊异的见闻,家长的里短的,都是老大成嘴里的素材。奇怪的是,可能原本稀松寻常的事,他的嘴巴一番琢磨,就变得生动起来,令人唏嘘惊叹。

于是,在我家的饭桌上,我爹常惋惜说,可惜了老大成这么个能人,要是他能识文断字,肯定不会圈在村子里;他会走出去,像鹰一样在更广阔的天地翱翔。

后来,我离开了村庄。关于老大成的事,不时从父母那里听到。

再后来,老大成去世了,村庄里却依旧流传着他的事。人们一说起他,总是感慨:“那,可是个能人呢!”



教师证注册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既不在城市,也不在农村,而是“县镇”,这是个宁静中略有焦躁的环境。宁静,是因为每天上下班车程不超过一小时,顶多红灯的时候踩着刹车挠挠头;到晚上八九点钟,势必能处理好手头工作,安然散步洗澡刷手机睡觉,不会像北上广一样还堵在路上。焦躁是因为教育,自己首先是个教书的,承载了很多教育带来的各种不安。

还是要多夸夸孩子们,哪怕他不那么完美。老师的评价,有时候比父母更中肯。上周,我在老同学班上夸了一个男孩。他画的江南老房子结构紧凑,比例得当,比平时发挥得更好。我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,啧啧有声的把他的画举高了给全班看。他脸一红,美滋滋的把画收起来。过了一会儿,我又巡到他身边,让他再给我看一眼。他早就把画撕下来,叠得四四方方的,又从书包翻出来,很不好意思的给我。

我展开一看,右上角用蓝钢笔写了一行字:“我被老师夸了,多棒啊,抱抱我吧……”估计是写给家人的,说不定是平时总看不起他的那位。他好不容易逮住机会证明自己了。我看完后微笑着还给他,他马上拿胶带纸把那行字给粘住,又难为了情了。

孩子们每天呆在学校的的时间很长,他们多难啊。每天学那么久,一点儿玩的时间都没有,听说回家还要按家长的要求去上学科类辅导班。

想想自己小时候,90年代,小学六年,除了语文、数学,其他都随意学,没有硬性要求,整个周末、寒暑假都玩疯了……基本没有家长攀比或者焦虑成绩而压迫着去学这学那。

这个男生还特别有礼貌,虽然各科成绩不是太理想。几年前他上一二年级,有一次在快餐店他狂喊我,像遇到亲人了。我误以为自己戴着墨镜没人认得,此刻听到喊声,吓得到处找声音来源。

他妈妈很年轻,大概是90后,看到我怕生一样把头扭了,估计是觉得孩子不够优秀,见到任课老师无法应对……正在大嚼美食的我,真觉得吃东西遇到学生有点丢人,不过还算镇定,微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。

又一次,看到他妈妈抱了一个小婴儿,他在旁边有些失宠的一脸无奈。后来问他班主任我的老同学,说他是独子,她妈妈抱的不是二胎,估计是亲戚家的。

我想起网上爆红的女生,在面店遇到体育老师后,如临大敌撒腿就跑的搞笑瞬间。其实老师也没那么可怕和较真,大可像这位男孩一样与老师打个招呼,也可以把自己的小烦恼告诉老师,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呢。毕竟老师甚至比你们的父母年龄还要大,经手的孩子更多,处理过的教育问题更复杂。

记得有一部电影,一位男老师拿出了回母校探望的杰出人士小时候的作业,卷成一卷,在老师尘封的柜子里,准确无误的翻出来。杰出人士拿着发黄的纸,因为当年幼拙的笔迹目瞪口呆,感动到不行。

这个桥段,多年前在我们这个平静的县镇上演过,杰出人士被老师感动后,拿出一笔丰厚的资金资助了母校,用来建设一些年久失修的教室、多媒体等。

爱出者爱返,我愿意当一个赞美孩子的老师。



庚子年末,入冬后才下了头场雪。民谚说:“头场雪,吃大鹅”。元旦前几天,乡下网友冯旭东邀我们几个文友去他家品尝大鹅宴。

旭东的家住在安达市万宝山镇袁大楞屯,周边让大庆油田围个大半圈。那个晴天,气温零下21℃左右,早上旭东派车来街里接德志、洪友和我。路程约十多公里地,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旭东家。

旭东的居宅是彩板保温房,在袁大楞屯后边第二趟街,去年镇政府给翻盖的,约四十多平方米。这我是第一次到旭东家做客。记得三年前,旭东到街里市委宣传部办事,德志在街里为他设宴接风,我也参与了作陪,旭东还赠我一本新出的诗集。而一别就是三年,上几天他听说我从海南回来,正赶上头场雪,便约几个文友聚家吃大鹅。

除我们三人,家宴还约了万宝山镇后屯爱国六队的德生。他离旭东家很近,老早就步行过来了。大家唠一会嗑,就伸手下厨忙乎起来。洪友煊大鹅,德志烩杀猪菜,德生改刀炒菜。一时间,乡土情谊在大勺里升温,锅碗瓢盆交响曲在小屋内荡漾。



因为姓刘,对象棋颇有研究,镇上的人都称他“棋刘”。

棋刘的房子坐落在江边,是一幢四层的溜房,一楼开过便利店,虽然不到半年就打烩了,人们还是习惯呼之为“棋刘店”或“棋店”。

曾有棋友送来一面店匾,紫檀木质,阳雕描金三个字“棋刘店”。几番推却,棋刘总算收下,却一直沒有悬挂,倒是在二楼窗戶贴了张大红纸,墨书一个“棋”字。

棋店常年敞开,布置极简:上悬四台吊扇,下摆四张方桌,每桌四把藤椅,备有棋具、棋谱,供大家下棋用。但也仅限于棋:象棋、围棋、跳棋,以及“倒山”“井田”等民间棋

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前,大型商场里,每个柜台的一角都栽了一根钢管,顶端拧了一根钢丝,横着拉向收款台。钢丝上穿了几个铁夹子,营业员将顾客要的商品数量、金额写在销售票上,再将顾客给的钱夹上,猛地一推,夹子顺着钢丝轨道滑向收款台。

收款员将钱收完,在票上盖上收款章,再将收款票和找的零钱夹上,推送给营业柜台,营业员再将夹子上的一联销售票、找回的零钱交给顾客。

有时候,营业员用力不够,或没使上劲,夹子滑到半路上就停了,营业员得用杆子将夹子拨过去。多少年后,这样的收付款方式已成为过去的影像。

那个年代,几乎所有的国营大型商场,收款方式都是一样的,我曾去过的上海、北京、天津也是如此。所有的营业员、收款员,都得这样互推每一笔票款,收款员坐在高高的收款台上,通往四面八方钢丝“传送线”,已经像“蜘蛛网”一样了。

西安原来的解放商场就是这个样子,它

美食天下

乡村大鹅宴

赵富

来临时,每个人都带点菜,一是屯子买菜不方便,二是品种也不齐全。德志带来一瓶白酒,一瓶劲酒,两块肥猪肉,三袋翠花酸菜,两根血肠,一副猪肝。洪友带了黄瓜、窝瓜、豆角、熟玉米,德生也拎来一袋干豆腐、生菜、香菜等,西院邻居还送来一盖帘儿黏豆包。旭东自个备一箱大绿棒子啤酒,还有今天家宴的主打菜——十斤重的大鹅一只。

我并不知道这些说道,只带来我的散文集《不灭的心灯》赠予旭东。

他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事故,左手指折断残疾了,现在50出头,是屯里的五保户,一个人独居生活,高度近视。但他从念书时就很喜欢写作,三十年前就是报社的通讯员了,在《绥化晚报》等报刊发过大量新闻,这几年又出版了两本诗集。

在坐的文友,都有一技之长。德志做过报纸、杂志的编辑,现在业余时间参与企业志书的编写,获得过黑龙江省灯谜大赛三等奖;洪友是老通讯员,与旭东也有二十多年的写作交情了,现在街里经营一家快递店,业余写诗并出版了一本诗集;德生今年61岁,出国务工11年,现回到家乡老守田园了,上些天还参加了市里元旦诗歌朗诵会呢……

一个多小时的忙活,一盘盘飘香的菜,满满的摆上一桌子。杀猪烩菜、老虎菜、肥猪肉片、血肠、煊大鹅、猪肉冻、尖椒干豆腐、大丰

收、红闷鱼等,菜菜有食欲。当然,煊大鹅摆在中间,众星捧月一样灿烂,干靠的香味儿弥漫满屋子。

家宴进行得温馨热烈。旭东、洪友是通讯员起步的,自然先扯到新闻写作话茬儿。旭东是个高产的农民通讯员,每年都在报刊发表百余篇稿件。说到高兴处,旭东还拿出报纸发稿剪辑册,让我们欣赏分享。

德志为了给家宴助兴,为旭东点赞,当场打个灯谜:“拽着小牛下山坡,牛落肚破摔死了——打三字东北口语四个。”几秒钟,就让洪友猜到了:“滚犊子,扯犊子,完犊子,瘪犊子。”德志恭维他,“你都能抢答了。”酒桌的氛围推至高潮,德生即席朗诵一首《乡愁》,又给家宴添加了一针兴奋剂。

一顿家宴,没有山珍海味,纯朴而接地气,缕缕的情调和绵绵的友情,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。大家边吃边唠,文学的创作、新闻的写作、灯谜的制猜、朗诵的技巧,虽然都是业余的,观点也不一定对,却都无拘无束,海阔天空。共同的业余爱好,把几个人大冷天的聚到乡下,品尝着乡土风味,感受着人间烟火,真是让人感动难忘啊。

一晃,那次乡下大鹅宴渐行渐远了。但每当朋友聚会,我就想起在旭东家吃大鹅的亲切,那淳朴的友情多么的厚重啊,掺不进一丁点儿的杂质和灰尘。

夜里店门多半虚掩着,偶尔三五人进出,听说是来交流诗词。门檐挂着两盏灯笼,亮得通红,映着门前大榕树,煞是美景。树下的板凳靠椅坐满了人,各自聊着天,吹着晚风,望着江景。可是,棋刘一到,气氛立刻热闹了。

棋刘谈三国,说水浒,聊新闻,讲史话。他凭着原汁原味的方言,和着抑扬顿挫的声调,把事儿说得绘声绘色。有时,引经据典地纠正别人错误,让人心服。随着夜色渐深,人群渐散,最后剩下棋刘一人。他悠晃着搬回椅凳,又悠晃着关上店门,而灯笼依旧,照亮路人,照亮天明。

“但愿长闲暇,后岁复来游”。去年年关,我回古镇过年。一日在镇区书城闲逛,那里人头攒动,原来是书法家在写春联。我挤入人群,忽然看见熟悉的身影,果真是棋刘先生也在此挥毫,神情还是那般儒雅,只是满头白发。

书城朋友说,棋刘是镇上小学语文老师,曾担任县象棋协会副会长、市盆景学会艺术顾问,因藏书丰富被评为省级“书香家庭”,退休后更是潜心研究乡土文化,还出了两本专著。

如此棋刘,藏得甚深。

如此棋刘,藏得甚深。

旧时光

老商场里的收款钢丝滑道

许双福

的收款台就在整个商场的中间。柜台的推票处建的也高一些,不然营业员够不着钢丝滑道。有时候顾客多了,就看收款台的滑道上,挂了一长串铁夹子,令收款员应接不暇。

人们在劳动中总结经验,摸索改进,不断地完善。这根滑道的出现,方便了顾客,用不着营业员处开了票,再到收款台交钱,再返回柜台。有了滑道,顾客就不用来回跑路了,也省去收款台前排长队。

有一次过年的时候,到西安的民生百货大楼买食品。我付的钱是刚刚好,等营业员递给我小票,却还夹了一张两毛钱,我交给了营业员。再看收款台前四个方向的滑道上,都挂着一长串交款的夹子,是收款员忙中出

错了。这两毛钱在当时算是个小损失,两毛钱可以在外面的饭馆吃一碗羊肉泡馍了,收款员向我谢了又谢。

那个年代,能进商场转一转也是风景,虽然许多商品需要票证才能购买;也许,就算有票证也不舍得买,但即便如此,看着钢丝的滑道啦啦啦啦地溜着铁夹子,也是一种享受。生活不一定大富大贵,简单才让人怀念。

到一座文化创意园游览,又看到了老商场的模样,又看见了远去了许久的钢丝滑道,还原了青年时代的场景,让人感慨万千。

谁曾想,一件方便顾客的钢丝滑道,让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给拍到了沙滩上,淹没了岁月的长河里,成为了过往的记忆。

那天,我去一个日杂店买拖布。选好了一个,就打算买下来。可在付款的时候,店主却在打电话,示意我等一会儿。我并不着急,等一下也无所谓,可她的电话就是唠家常,也没有结束的意思。

我大概等了一分钟,心里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。那次失败的购物以后,再也没去过她的店铺。

我觉得那个老板很不会做生意,能有一个顾客来购物,为什么不想办法留住呢?只有尊重顾客,才能使顾客成为常客。

还有一次买的是面包。我们当地的一家面包特别好吃,我经常给孩子买。可是,顾客进门她并不招呼,也不推荐,而是在电脑前玩游戏。这让我很吃惊,且不说打不打这个招呼,要付款了还得是我提醒,她才停下游戏。面包再好也不能这样啊?后来又有一个比较好的店铺,我就选择了人家,而把她的店铺给屏蔽了。

我也是一个零售店主,这两次经历让我感慨万千。尊重顾客,应该体现在零售的每一个环节。顾客进门,我都送上一声问候,这是最基本的礼节,让顾客感到温暖。这种感受就是购物的动力和激情。

顾客挑选的时候,我会根据喜好、需求适度推荐,这样拉近了距离,也提供了必要的服务,收获了顾客的感动与认可。

有什么能让顾客认可更重要的呢?

把顾客放在首位,是零售的技巧,也是交际的智慧。我们把别人放在被尊重的位置,就能收获认可,还有无尽的感动。

休闲

茶,汤,还有好天气

杨福成

人生如寄,莫负茶、汤、好天气。这话诗意得很。我不喜欢茶,是我小时候喝多了,让人灌醉过,就再也不喜欢。

几十年过去,在北京工作的时候,我又开始沾点茶。现在,偶尔捏上几片泡水里,品品。

所谓茶,并非只有草木生的,月光也可以作茶。无事有闲,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,煮一壶月光,回忆下曾经茅草丛生的日子,便觉眼下处处皆美,那苦也有不少甜蜜。

这几天,南山的红叶正好。人生所有的过往,就像一枚一枚的红叶,入了秋,经了霜,才更有味道。月光之茶还没有泡透,不妨红叶也泡进去,一圈涟漪,荡开四季的诗句。

我爱喝汤。鸡蛋汤、疙瘩汤、胡辣汤、大米汤、小米汤……甚至面条汤、水饺汤,也很好喝。“原汤化原食”,这是母亲的养生经验,而我的体会,生活也是这个样子。

在一个混沌的世界,汤,料多料少,煮来煮去,都是混沌的。人总是绕在混沌里,匆匆忙忙追求些虚无。煮汤,就是把混沌淡化,入肠入胃,归为生活。

于闹市中寻一方静谧,拾一缕时光如水般的闲适,在煲汤的炉前,遇见安静美好的自己。最美的生活,就是把普通的烟火过得再平淡一些,把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溢满咕咕的像汤一样的欢喜。

好天气,人人喜爱。出行,这时候最合适。风轻云淡野茫茫,偶有蜻蜓落荷塘。碧波漫卷诗千度,朵朵红莲染霓裳。近处有景,远处有景,人欢乐也罢,忧虑也罢,景色都是无处无时不在。

晴天了,走出尘扰;阴雨了,躲家里喝茶饮酒。不妨,把每个天气都当好天气,眼里始终山水明净,无尘无埃;心里种一池清荷,叶子盛下月光、蛙鸣,还有茶、汤、好天气。

身边的感动

姥姥打来的电话

高远博

好不容易捱到周末,我在同学家正玩得特别高兴,“嘟……”电话响了,我“咚咚咚”一阵跑,一把接起来,竟是姥姥打来的。

“喂,怎么了?”

“下雪啦,还有一点小雨。给你拿把伞,别冻着了!你下来一起回家吧……”

“啊呀,没事,没事,我还没玩儿够呢!”我皱起了眉头,语气也不耐烦了起来,“再玩儿会儿,过会儿再回家。”

“快下来吧,天都黑了呢,路上……”电话那头仍是柔和的声音,我已经彻底没耐心了,又平白无故让我回家。没等姥姥说完,我就大吼:“又没让你来送伞,我再玩会儿,一会儿就回家,你先走吧!”我“啪”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

一刹那,我突然想到了什么,匆匆跑到窗前。透过白蒙蒙的窗户,我很快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。姥姥打着伞缓缓地向前走,每走几步就停下来,回过头看看大门的方向,好像我随时会飞出来跟她回去。

地面湿滑,姥姥弓着背,试探着,一点一点从水洼旁绕过,不时还翘起一下。路上的汽车飞快地行驶,泥水溅在姥姥身上,看得我直揪心:姥姥上了年纪,她是怎么走到这里给我送伞的啊!

姥姥举着一把蓝色的伞,腋下还夹着一把红色的伞,那伞是准备给我的呀!泪水突然充满我的眼眶,急忙穿好衣服,冲到楼下去追赶姥姥。

“姥姥,姥姥!”我踩着泥水奔跑,大声地喊着姥姥。她回过头看见我,急忙把伞抽出来,打开递给我,嘴里还埋怨着:“怎么能淋雨呢?”

我接过伞,顿时羞愧难当地说:“姥姥,我,我错了。”

姥姥愣了一下,憔悴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我挽着姥姥的胳膊,开心地说:“好,我们一起回家吧。”

本版摄影 毛毛